

打造精神降落伞

□俞敏洪

我有两个孩子,他俩跟我关系相当不错,不管未来孩子成功不成功,当父母的难处,真是体会到了,到今天还在体会中。

讲到孩子成长的问题,孩子每个阶段的成长是不一样的,但是很多核心点是相通的。

我认为对孩子最开始的教育,应该是美的教育。如果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,一开始就经历了美的训练,那对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好感和希望。

人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,有两个事情特别重要,一个是要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不如意的事情,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面对艰难困苦时的乐观心态。人是必须要有预设的,艰难困苦是为了让你成长,并且你要从内心产生这样的感觉,而不是说遇到问题就颓废放弃了,对人生绝望了。

第二个是,能够给自己心灵上一个退身之所,这个可以是精神上,也可以是物质上的。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文人侠客,当遇到挫折绝望后会退隐山林,这是物质上的隐居;但更加厉害的是他们精神上也有

一种退隐,并且在精神退隐的时候,能写出非常伟大的文学作品。比如说苏东坡,从宰相的位置下来后,被贬滴到黄州,写出了非常经典的前后《赤壁赋》。因为他们从小有对文字的美感,一旦退身,精神可以投射在文字上,最后成就不朽。包括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、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等,都是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写出来的。

一个人要拥有能够把心中的感受描绘出来的本领。一个人心理上有问题,有两种出路,第一种出路是倾诉,这就是为什么鼓励孩子要跟父母多进行交流。

到了初高中跟父母进行交流这个路径常常就断了,那怎么办呢,只有两种可能,一种是碰上一个十三不靠的老师,这个老师愿意跟孩子平起平坐,学生们也愿意什么都告诉他,这种老师帮助解决大量的



心理问题。另一种就是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,这就是为什么要鼓励孩子多交朋友,能够一起说真话的朋友,能够发泄心里的情绪,能够一起吐槽的朋友。

但实际上还有一种更好的方式,就是可以把所思、所想、所感写下来,这样不光能够提高语文成绩,其实也是一种心灵倾诉,可以对你的生命轨迹进行记录。我非常庆幸,虽然我的母亲不认字,但她给我提出一个特别高的要求,要我长大了当个先生,先生这个概念就是乡村老师。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规矩,家有零钱不能买玩具,玩具都由身为木工的父亲自己做,只要有零钱就买书。大概从4岁开始,我母亲就给我买书了,当时是连环漫画。我不认字,但我姐已经上到小学三年级了,所以她能读,不知不觉到5岁的时候,我就已经认识了六七百中文字,这样我就可以自己读了。

我在小学二年级就把《水浒传》读完了,尽管没有任何人指导我,读书这个习惯就留下来了。而且从小学到高中毕业,我的作文经常是范文,这种鼓励进一步促使我愿意去写去读。直到今天,我写作的习惯也没变。平均一年出一本书,我的读书笔记、游记、心灵思考,都会书里呈现出来。这又带来另外的收获,我的每本书销售量,至少是20万册以上,我能拿到100万的版税,我再把版税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,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牛的事情。

这样一个习惯,其实就是源于母亲对我的一个要求。我觉得有两种家长是不对的:一种是告诉孩子长大了必须去做什么;另一种是告诉孩子,每门课

的分数必须到前面去,根本就不管孩子的兴趣、能力、爱好所在。孩子最后有可能每门课都考到一定分数,上了名牌大学,但孩子一辈子的兴趣爱好、个人情怀、自由精神都被毁掉了。我寻找《卡门》在烟厂遗存的痕迹。作品与实物陡然缩短了距离,时空也穿越到温暖的岁月光隧中。烟厂主楼边有一栋小房子,门上有一标牌“一号囚室”。据说,这里曾关押过一个名叫卡门的脾气火爆的女工,原因是她与工友打架。这个人物的出场对梅里美有了轻微的刺激,幻化出小说的由头。《卡门》中卡门因为一位工友说了一句夸耀自己有钱的话刺痛了自尊心,用切雪茄的刀子在工友的脸上划上了两道斜十字。卡门被押往另一所监狱——城市监狱,才有机会半路哄骗押解他的警卫班长唐·何塞让她逃跑。小说的逻辑有了合理性,得以编造下去。

何塞站岗时警亭就在眼前,两百多年了还完整无损。岗亭主体用坚固的长方岩石砌成,六角型,底基凸出的弧状条石嵌在护厂堤基上。亭上竖长的观察孔面向护厂堤外,当年烟厂戒备森严,是正规军人护厂。也就是说何塞是国家正规士兵,就是这位老实巴交、与女人说话都脸红的班长掉进了卡门的情感陷阱。虽然岗亭的石块已经失去原来的光质,变得黑斑满身、黝灰无光,《卡门》的故事依旧光彩照人。

当我站在塞维利亚城的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时,卡门的悲剧故事有了终结。斗牛场门前一座英姿勃勃的斗牛士塑像,这就是卡门移情别恋的斗牛士卢卡斯。斗牛场对面不远处有一片桔林,那里有一座叫“雪茄厂女工卡门”的塑像。我在塑像前良久端详这位为爱不屈的姑娘。她有着椭圆的小脸,清秀精巧的五官,一只手拎着长裙,另一只手叉在腰间,敞胸而立。我的耳畔响起了比才的歌剧《卡门》中著名的乐曲《在塞维利亚城墙边》《斗牛士之歌》《花之歌》《阿尔卡拉龙骑兵》……

厚实绿郁的桔树叶片中还未成熟的青果实累累,这是阿拉伯传统的苦橙,它酸涩多汁不能食用,然而香气沁人。苦橙砸落在湿漉漉的街面上。

大家V微语

鸟与音乐

□林清玄

●看见鸟飞的时候,我的耳朵总是自然响起音乐。

●稻田里白鹭鹭飞翔的姿势,使我听见了小提琴的声音,从容、优美,而有自尊。雨后剪着尾羽的燕子,时张时弛,使我听见了钢琴的声音,欢愉、跳跃而昂扬。山谷里盘飞展翼的鹰,使我想起了大提琴的声音,喑哑低沉,带着一些孤寂与淡淡的忧郁。追着渔船波浪的海鸥,使我想起了竖琴的声音,繁复但理性,有着生活的雅韵。屋边成群的麻雀,它们热烈地交谈,使我听见了庙会里的北管,急管繁弦。黄昏出来觅食的蝙蝠,使我听见了洞箫的声音,呜呜的,带着沉重没有目标漂流的感觉。在高楼大厦上面绕圈子的鸽子,使我听见了胡琴,缠绵、反复,带着无奈。

●有一次在垦丁公园看成群的候鸟,此起彼落,竟听见了琵琶声,声声都有关外的风。

●而常常在听音乐的时候,闭上眼睛就看见鸟飞翔的样子,有时配着海浪,有时配着平原,有时配着森林……

●每在这些时候,我总觉得人的五官并没有分别。

七色青海湖

□黄芷渊

赤红色。我印象中的青海湖是黄色的,是蓝色的,是绿色的。第一眼见到它,却是赤红色的。

千里之外,岁月的风铃惊醒了时光。我携一缕心香,走进遍地红花。赤红色的格桑花妩媚得楚楚动人,犹如一个待嫁的新娘。

一个藏民告诉我,藏族有一个美丽传说:无论什么人,找到了八瓣格桑花,就是遇见了幸福。我一瓣一瓣数着,数齐了八瓣格桑花,竟有点儿激动。在他们眼里,那是圣洁精灵,可望不可求。高原上的格桑花在寂寞中升华,旷野里的格桑花在倔强中倨傲,青海湖畔的格桑花,屹立在时光的祝福里。

雪域凝结生命纷繁,遍地红花闪烁着炽烈的光芒。看云起云落,听风来风去。青海湖是诗情画意的。

橘色。晨曦。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,天水相接处,霞光将湖水染上了橘红色。

橘色的湖面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。最后的最后,阳光穿过云缝直投在水面上。分不清哪里是水,哪里是天。湖面荡漾着波光粼粼的橙光,水草在碧波里摇曳。渐变的云彩染红了苍穹,晨曦的空气混着露水潮气,和着丝丝清风。牧民跨上了牧马,在草野里撒欢儿。油菜花随风摆动,与牧民一唱一和。青海湖是令人心动的。

金黄色。夏日的青海湖畔,油菜花迎风飘香,一望无际地竞相绽放,沐浴一场金灿灿的黄,蔓延向天边。余晖洒在湖面,花海。翻腾骚动的花海和静谧无声的青海湖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这一幕怎么那么熟悉?是星空,梵高的《星空》。天空是湖面,星星是花海,颜色一不小心倒置了。我被油菜花包围着,成了画里的画。

青海湖是触手可及的。碧绿色。

人间四月芳菲尽,青海湖才从暮冬里醒来。乍暖还寒,草长莺飞。迁徙归来的鸟儿与青海湖相逢,盘绕一圈又冲旋而去。归巢了。

风吹草低见牛羊,翡翠色搅动着湛蓝,高低起伏的山峦线若隐若现。冬日远去,油菜花还在沉睡,半边的青海湖尚结着冰。藏民说,没有人见过青海湖是怎么被冻住的,就仿佛一切发生在那一刹那。岁月的长河里,时间静止了。青海湖是姗姗来迟的。

青色。

藏语中,青海湖名为“措温布”,意思是“青色的海”。

青如情,本就是多情之色。是温柔,是善感,更是多情。青海人好客,更表现在酒文化上。浸润原料,入池发酵,吟一曲少数民族歌曲,干一杯自家酿造的青稞酒。青海人喜欢干喝酒,不用下酒菜。无酒不成席,无酒不敬人。渐渐地,我缥缈虚无地失去了重心。微蹲在牧民帐篷外的小黄花间,我以为自己融入了这片多情土地。青海湖是多情善感的。

海蓝色。有一抹阳光,编织着秋蓝宏浩;有一抹海蓝色,专属于青海湖。五色经幡随风飘扬,象征着天空、白云、火焰、绿水和土地。经幡舞动一下,就是诵经一次。尼师吃着馍馍,在畔边打坐、礼佛、祈福。远处必有牧马人家。花开花落,晕染开了蓝色,总有人守着湖畔。

它不是海,但古人说,它是“西海”。波澜壮阔,飘渺无际。青海湖的四周还有四座高山:北面是大通山,南面是青海南山,东面是日月山,西面是橡皮山。湖泊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。高山上的湖水,是西域的一滴眼泪。青海湖是带着生命的。

幻想色。夜幕降临,漫天繁星。

在一片漆黑当中,我看到了虚幻的色彩。幻想色。牧民的帐篷里,星罗棋布。除了星星的悄悄话,人世间别无其他声音。摘颗星辰入梦,笑看文明更迭。亲吻着星空,倾听历史的心跳。我寻到一面湖水的清静。云在天上,云在水里,水在湖里,水在天上。是那风,携着故事的暖风。蒙古的敖包,湖畔的古惹人,藏族的风马旗,文成公主的美丽传说,都融汇在这里。

眼前的是梦里的青海湖,而我就在梦里。

我突然意识到,历史本就如梦。浩瀚宇宙,人类才是过客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